

非洲通訊

獵象記

盧水生



獵象者奧孔巴(中)和他的獵獲品

夜深了，加彭東部的偏僻小村莊奧古陸 (Ogoloville)，依舊如往常一樣的平靜。彎彎的新月伴著滿天閃耀的星星，涼風習習，是雨季中難得的好天氣。突然衝破了小村靜寂，遠處傳來清晰的吼聲。村民們都知道，這是大象的嘶吼。斷續的此起彼落，聽起來，不只一頭而是整羣的象。於是，平時難得打開的小門窗便關得更緊更緊，小村也更為靜寂了。

次日，有人在距奧村二公里外的原始森林裡，發現了象羣的踪跡，於是，象羣來了的消息便傳開了。這裡是一位獵象者的自述：

我的名字叫奧孔巴·米西爾 (Oombah Michel)，今年三十四歲，住在加彭的佛朗市 (Franceville)，是持有政府執照的狩獵者。當我得到發現象羣的消息，即刻整裝出發，滿懷希望的來到了奧村。當地許多村民都是我的老朋友，記得前年我在附近獵得一頭大象。我的運氣似乎又來了。

第一晚，我帶了槍由五位村人帶路，來到發現象羣的所在。在微弱的月光裡，一面開路一面前進，在原始森林裡搜索。走了不知道多少路，終於聽見了嘈雜的獸蹄聲。我伏地傾聽，依我經驗判斷，至少有十幾頭大象。我先勘察地形，判定大象來去方向，才選定明晚下手的地點，並盡量避免驚動牠們。

第二晚夜深時，我全副武裝，依然是那五位年青嚮導。滿天布滿了烏雲，路旁不知名的小虫吱吱喳喳的合唱著，就像是為我高奏著凱旋曲，使我有了好預感。來到象羣出沒的原始森林，已是夜半三更了。遠遠的，象羣在吃油棕樹，一共十四頭，千斤重的踐踏聲，就像要踏破地面一般的震耳。高大的心葉吃不到，大象發了脾氣，揮動粗長鼻子一鉤，碰的一聲，十幾年生的油棕樹，硬挺挺的被連根拉倒。我心裡有點害怕，但是不露聲色。我藏在昨晚擇定的隱蔽處，耐心的等候機會。

我聚精會神的注意著，不知不覺的，東方已漸露曙光。突然，發現幾頭離羣的大象。我精神一振，難得的機會到了。深吸了一口氣，子彈無聲無息的上膛了。眼看著四頭大象嬉戲的往我預藏的方向走來，愈來愈近，已進入我的有效射程內了。我突然拉直喉嚨「嗚——」地大叫一聲，大象吃驚的擺著頭，鼻子仔細的向四面八方的嗅了個遍，而後各自分散了。

其中的一頭正面對著我的槍口走來，我屏住呼吸，舉槍瞄準。當牠的頭往左擺動時，我把握住這千載難逢的時刻，對準牠右耳後十公分處扣動扳機。「碰——」，大象痛苦的仰起頭伸了伸長鼻子，然後淒厲的長嘯一聲。笨重

的身體拖了二步，眼看著牠跪了下去。

又有一隻大象，聽到同伴吼聲，掉回頭便往我這邊衝過來。我早有準備，不慌不忙的連續發了兩槍，大象立刻倒下去了。可是沒有命中要害，掙扎著又爬起來，失魂落魄的掉頭狂奔。我對準牠肥厚的屁股發出二顆子彈，也沒有作用，眼望著牠消失在叢林中了。

這一連串的槍聲，整個森林動盪著。混亂的象羣四散逃逸，沉重腳步聲，愈去愈遠，象羣又走了。我望著這二千公斤的戰利品，已經心滿意足。再檢查帶重創逃命那頭象的血跡，我推想牠也活不了多久，遲早總會找到牠的象牙的。我開心的笑了。

奧孔巴於獵獲大象一小時後，提著一條象尾巴，在森林局辦完了登記手續，就來告訴我詳細經過。他動作逼真的複述獵象當時的細節，還約我到現場去看。

我跟著他，爬山越嶺的，度過三條小溪，沿途景色就像泰山影集裡的場面，走得我氣喘吁吁。一路觀賞了平生難得一見的原始森林景象。大象的腳印，陷成一個小坑，糞便也堆積成一個小土堆。象羣跑過的地方開成一條三公尺寬的路，沿路拔起許多株粗大油棕樹。

走了大約二小時半，我終於看見了倒在溪旁的龐然大物，全身灰黑色，只有一對象牙閃閃發亮。奧孔巴又津津有味地在現場解說射擊實況，緊張生動的。臨行，我選拔了二根大象尾巴如鉛線般粗硬的毛，作為紀念。

次日清晨，大象的屍體已停滿了蒼蠅，嗡嗡作響，散發出腐臭的氣味。森林局人員來檢驗並扣稅後，奧古陸村及附近的莫多泊 (Molobo)、古沙卡 (Gausaga) 三個村莊的居民，扶老攜幼的來幫忙宰解大象。奧孔巴把象牙及較好的象腿肉運往佛市出售，其餘的分給幫忙和看熱鬧的。一頭大象，很快的便分得皮骨不存了。人人手提一塊象肉，笑逐顏開的樂成一團。